

520，想起山口百惠

陸小鹿



不知何時起，五月二十日變成一個甜蜜的節日，因為520的普通話諧音是：我愛你。

去年520，我去了上海最浪漫的一條街——甜愛路。那條路上有「詩歌愛情牆」、愛心郵筒、甜愛咖啡館……據說，相愛的人牽手走過這條小路，愛情就能長長久久。

今年520，我想起山口百惠。在我心目中，她和三浦友和是「我愛你」的代表人物。

還記得第一次看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是《絕唱》，當時我還未滿十歲，有幾個印象一直記到了現在。一個是小雪總能感應到順吉的腳步聲，每回聽見腳步聲，就像山鳩一般飛出去迎接心愛的人。還有一個是小雪為順吉唱的《伐木歌》，憂傷的旋律撥動了心弦。影片末尾，順吉抱着死去的小雪，再次唱起《伐木歌》，那一刻，我哭得很傷心。雖然彼時年齡不大，還不能感受到愛情的悸動，可依然被影片中心有靈犀的純美打動了。

純美的真情。在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合作的多部影片中，都能感觸到這一點。我始終忘不了《伊豆的舞女》中的最後一幕，輪船汽笛聲響，伊豆的小舞女阿薰踩着木屐跑上岸邊，拚命揮動着手帕向輪船上的川島君道別。川島看見了，也激動地脫下帽子向遠方的姑娘揮手告別。自始至終，他倆都沒有說過一句「我愛你」，可是揮別的风聲裏滿含千言萬語，此時無聲勝有聲。

初訪長洲

何 婕



初夏的周末顯得冗長而無趣，友人提議，不如去香港逛逛。我的內心是抗拒的，因為第一反應就是滿街的人潮和沒有盡頭的購物……誰知友人竟說起了長洲，說這是一片香港的後花園，是沒有都市感的小漁村。

一時興起，初來長洲，乘船剛靠岸我就被碼頭邊五彩斑斕的小舟吸引，沿岸的房子同樣閃爍着不同的顏色，讓人還未接近就已經感受到長洲的活力。這裏的腳步很慢，走在岸邊能嗅到見海鮮的味道，和中心環繞若兩個世界。

長洲就像一個自給自足的村落，生活氣息四處瀰漫，街坊鄰里其樂融融，剛下船的時候就看見船員和乘客打招呼。長洲也是開放和包容的，面對接連不斷的遊客，當地人也總是面帶微笑。那一刻開始，我似乎能理解為什麼有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去長洲，長洲就是那清新的一口空氣，讓人留戀。

長洲島很小，所以我也不會把這一趟到訪當作旅行地來看待。在這裏，只需要帶一個放鬆的心來閒逛和吃喝即可。有名的食肆來來去去就是那幾家，邊逛邊吃足矣，也無需特地去搜尋某一家著名食肆，隨緣吃喝才符合漫步在長洲的心態；同樣地，這裏的景點也屈指可數，數個小時便能逛完，難得的是這份與世無爭的閒散而已。



《綠皮書》（港譯《綠簿旅友》）講述了一個黑人精英和底層白人在一趟旅程中互相理解、教育與成長的故事。它意在指出，化解仇恨，應該從剷除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偏見開始。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族群與族群之間的互相尊重與理解。在充滿血淋淋的鬥爭，反覆的傾軋與傷害的族裔問題面前，這部電影沿着這種溫情精調，在種族議題的基本框架中展現了一套精緻的美式「小清新」論述。

按照電影中的兩個主要人物：黑人音樂家唐，和白人司機托尼的形象塑造，可將這部電影概括為種族議題版的「傲慢與偏見」。唐表面上很傲慢，實際上始終都很脆弱和自卑。他執意去南部進行音樂巡演，除了是他在族裔問題上的平權訴求，實則也是他對自我脆弱人格的勇敢抗爭。托尼一開始充滿偏見，後來漸漸地變得寬容，對黑人的偏見一點點被擊碎。

在這組對立的人物形象中，唐的脆弱和自卑源自於他的人物認同問題。反觀之，托尼則沒有這個問題。這構成電影潛在的主要矛盾。在影片後半段，唐在雨中朝

《春琴抄》裏，僕人佐助視老闆的盲女春琴為「女王」，悉心照料，絕無怨言。儘管，性格乖僻的春琴總是百般刁難佐助，佐助對她還是忠貞不二。在春琴意外被毀容後，爲了在記憶裏永駐春琴美好的形象，佐助最後竟然自戳雙目，也成了盲人。情感的力量如此巨大。當佐助無所畏懼地拿起針戳向自己的眼睛時，一定是愛給了他勇氣。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浦友和在夏威夷向山口百惠求婚。次年秋天，年僅二十一歲的山口百惠放棄了如日中天的事業，嫁給了三浦友和，從此過上隱居生活。

回看一九八〇年東京武道館「從傳說到神化」的山口百惠告別演唱會，那時的山口百惠青春靚麗，正值人生好韶華。她眼噙淚水唱着《Last Song for You》（中文歌名為《再見的另一方》，這首歌是張國榮《風繼續吹》的原版），向觀眾深深鞠躬，毅然決然將白色話筒放在地上轉身離去，我很震動。小小身軀裏蓄含無限能量。爲了心愛的男人，甘願在人生輝煌時放棄一切，「自此長裙當墟笑，為君洗手做羹湯」，再也沒有踏入娛樂圈半步，這是何等的不容易。而三浦友和，在他的自傳《相性》裏說，他結婚時告誡自己，婚後絕不出軌。他用時間證明自己做到了。在誘惑多多的娛樂圈，要做到這點，同樣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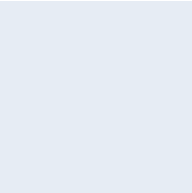
如今，幾十年時間過去了，這對神仙眷侶，鳳凰于飛，連續十年在日本「理想名人夫婦」評選中登上榜首，令人讚嘆不已。

520，我愛你，這簡單的三個字的背後，你可看到深如大海的付出？



示上是我們兩個人照片。主要是先生用，我用的不多。今年是豬年，是我的本命年，沒想到過春節時小姑妹送給我一部手機，說作為本命年的紀念。哈！真感謝小姑妹，我終於有了自己的手機。

「祝賀你宣布獨立，尊重你的領土主權完整，不干涉內政。」這是我的老領導跟我建立微信後發給我的「祝詞」，真是老外交家，張口就是外交辭令。他說得很準確，我確實「獨立」了。首先和在多倫多的女兒建立了微信，她說現在咱們倆可以說悄悄話了，真好啊！每天我的晚上她的早上我們都躺在被窩裏說一陣悄悄話，然後我進入甜美的夢鄉，她滿心高興地起床開車去上班。



永樂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年）七月，剛剛登基的明成祖朱棣宣布編纂一部大型類書。朱棣在詔諭中說：「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

由於規模太大，難以刻印，所以由三千文士全部用明代統一的官方楷書——館閣體一筆一畫地抄寫成書。這一龐大的文化工程終於在四年後抄寫、裝幀完成，入藏南京文淵閣。這部書被永樂皇帝親自賦予一個響亮的名字：《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共22211卷，裝成11095冊，共3.7億字，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陰陽醫術、占卜、釋藏道經、戲劇、工藝、農藝，涵蓋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知識財富，是我國最大一部類書。《永樂大典》採擇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種之多，數量是宋代「四大部書」《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書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編纂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收書也不過三千多種。《不列顛百科全書》稱《永樂大典》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

主持編纂《永樂大典》的翰林侍讀學士解縉，則因捲入朱棣之子朱高熾與朱高煦的太子之爭而下詔獄。永樂十三年（公元一四一五年），錦衣衛指揮綱紀向明成祖朱棣進呈在獄囚犯籍冊，朱棣看見解縉的名字，問：「縉猶在耶？」這話問得有學問，只問解縉還在不在，沒說幹什麼。綱紀心領神會，知道不能讓解縉「在」了，回去後，將解縉灌醉，埋在雪堆裏，將他活活凍死了。那一年，解縉四十七歲。朱棣想殺掉解縉，但他的旨意傳達得很藝術，沒有一個「殺」字；綱紀也執行得不露痕跡，一寸傷痕也沒留下，堪稱「不殺之殺」。這一君、一臣，「水平」都很高。

永樂十九年（公元一四二一年），北京紫禁城已經建成，明成祖朱棣派陳循從南京文淵閣裏挑選圖書精品一百櫃，裝在

我有了自己的手機

言 青

我還和許多老朋友新朋友建立了微信，他們每天都給我發來許多資訊和視頻，外交的，歷史的，生活的，醫學的，養生的，什麼都有，聽說過的，沒聽說過的，反正都讓我
知道很多事情，增加不少知識。還有音樂，歌曲，京劇，戲曲，相聲，美術，攝影，隨時都可以欣賞，為我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樂趣，振奋了精神，愉悅了身心。

更重要的是，每天清早還沒起床，就可以打開手機看到國內外新聞，了解國內外大事。還可以馬上了解當天的天氣氣溫，以決定穿什麼衣服外出。手機打車，手機購物，手機就餐，景點拍照，照片一眨眼傳到萬里之外。寫東西查資料，不用再去翻箱倒櫃翻找一摞擇書本，問問手機裏的百度就可以了……總而言之，一部手機幾乎解決生活中的所有問題。

但事物都有兩面，說了半天手機的好處，其實它的壞處也真不少。自從我自己有了手機後，和許多朋友建立了聯繫，還加入了一些群。手機從早到晚都有微信傳來，你要

忙着一回覆；不時發來各種資訊，你要忙着看；一些文章很長，但題目很引人，你出於好奇心，不惜時間從頭看到尾；人家給你發來很多東西，禮尚往來，你也要發東西給人家……就這樣，我逐漸也變成了低頭族。

變成低頭族的結果，就是頭昏眼花，眼睛越來越模糊。年紀大了，又有心腦血管病，經常血壓不穩，睡眠不佳。變成低頭族，對老年人來說可真不是一件好事，當然對年幼的年輕的都不是一件好事。更讓人困惑的是，有些資訊對同一件事說的完全相反，比如有資訊引用某醫生的話說，心血管患者必須服用阿司匹林，另一個資訊引用某醫學專家的話說「阿司匹林要走上神壇了」，聽誰的對呢？我無法做出判斷，不能聽見風就是雨，我只好按照醫生根據我的病情指定的計量繼續按時服用阿司匹林。

我奉勸老年朋友，如果你有手機，可適當使用，發揮它的長處，但千萬不要從早到晚成為低頭族，畢竟保持身體健康比追趕時尚更重要。

一座書城

祝 勇



十餘艘大船上運到北京，入藏紫禁城，《永樂大典》也一同運來，貯存在太和殿廣場東側的文樓（今體仁閣）內。最輝煌的文化工程，就這樣與最壯麗的建築工程，合二為一。

明王朝攻下元大都時獲得的其他宋元書籍，此時皆入藏北京紫禁城文淵閣內，至此，宋代以來皇室舊藏書籍已聚集在北京紫禁城內，其中包括祖制文集及古今經史子集，蔚為大觀。宮殿收藏之宏富，有明仁宗時華蓋殿大學士、實錄總纂官、少傅楊士奇所編《文淵閣書目》為證。

今天的紫禁城東路，文華殿後，有一座文淵閣，那是清代乾隆皇帝為貯存《四庫全書》專門建造的，並不是明代的文淵閣。關於明代文淵閣的位置，史料的記載不一，甚至有史料認為明朝文淵閣根本不在紫禁城內。於是，那座曾經墨香四溢的文淵閣，就消失在紫禁城的宮闈樓台中，難以辨識了。後來，故宮博物院單士元先生從史料中探尋追蹤，終於找出了它的位置：「從鑾儀衛以西各庫直到清內閣大堂，都應屬明文淵閣的範圍」，這一區域的建築，包括鑾儀衛庫、實錄庫、紅本庫、銀庫等，都是「外部包以磚石結構的樓房」，「在磚城樓房之西盡頭為內閣大堂」。這與《可齋筆記》中「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凡十間」的說法賅合，於是我們知道，明代文淵閣，並不像清代文淵閣那樣是一座單體建築，而

▲《永樂大典》共有一萬一千多冊

資料圖片

是幾座磚石結構的建築群。

明代文淵閣的區域，目前並沒有開放，但站在紫禁城東南角樓附近的城牆上（紫禁城午門向東至神武門的城牆已經開放），可以清晰地看見那幾座石質建築，依然如單士元先生所描述的。「結構都是磚城形式，門為石樑石柱，鐵葉包門扇。樓分兩層，上層築長方洞口為窗，石柱邊柱以生鐵鑄成直櫺窗，用以採光通風，又可防盜防火。」城牆上遊人如鯽，很少有人知道，那裏是明朝的文淵閣，在那裏，曾有「秘閣書籍，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裝用倒摺，四周向外，蟲鼠不能損。」只是如今，人已去，樓已空，書不知所終。唯有院子中有幾棵柿子樹，在這深宮裏，兀自開花結果，不知度過了多少春秋。假如在秋天，會看到許多通紅的柿子，高高地懸在樹端，猶如燈籠，耀眼明亮。（一）

《綠皮書》：種族議題下的「傲慢與偏見」

賴秀俞

托尼喊道：「我獨自忍受輕視，因為我不被自己人接受。因為我和他們也不一樣。所以如果我不夠黑，也不夠白，我甚至不夠男人，告訴我，托尼，我是誰？」唐的身份認同危機是一個無法跨越的柵欄，讓他的精神世界始終處於不安與不甘的泥淖。相對而言，托尼雖然作為一個意大利裔白人，用影片中南部警察的話說：「也是半個黑人」，但在他的種族問題裏並不存在「綠皮書」。於是我們能看到，托尼即便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在事業上的成就也尚屬於白人社會底層，但他顯然擁有一個樂觀、自信的健康人格。他的散漫放浪與唐的僵化教條形成鮮明對比，這雖然在電影中被一次次地粉飾為一樁樁浪漫喜劇片段，但其掩蓋了黑人族裔多年來在美國遭受的差別對待背後對身心所造成的傷痕。電影將這些拘謹、不適、脆弱置大部分地塑造為唐的「怪癖」，並將它們置放在「互相教化」的框架下，在托尼的影響



▲《綠皮書》聚焦黑人精英和底層白人的故事

下，它們得到改善和轉變。這很難不讓人質疑這部電影背後的敘述視角，裏面同樣充滿了傲慢與偏見。

在《綠皮書》中，最突出的一段戲，是汽車在美國南部鄉下拋錨，白人司機托尼下車查看，黑人音樂家唐背靠車門上，與農田裏艱苦勞作的黑人奴隸對視，千言萬語盡在一片死寂中。這不僅暗示了兩者之間的疏離，同時又指出了這種疏離的

虛妄。在膚色上，他們同屬於一個族群。這是鏡頭裏的公路隔斷不了的緊密聯繫，也是唐無法改變、無法忽略的出身。這寓示着，剷除族群差異，人與人之間的階層溝壑一直存在。哪怕在同一族群內部，也存在着潛在的、殘酷的排斥與傾軋。黑人奴隸無法理解唐，唐也從未走進真實的黑人族群。他堅持到美國南方巡演，為的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改變黑人在美國的處境。然而，作為一個已經進入美國上層社會、積累了大量財富的「非典型」黑人而言，他對他所為之奔走的這個族裔在美國現實的境遇，尤其是底層群體的生存情況，又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唐的疏離與努力，雙面一體，隱含着他對底層黑人的傲慢。

這部電影以白人視角觀照整個故事，同樣是一種傲慢的選擇。事實上，黑人唐才是戲劇張力更充分、更集中的一方。但在電影中，唐的人物弧線還沒來得及鋪展開來，美式大團圓就被提上了議程。這正

如唐在雨中對托尼的控訴：「有錢的白人付錢讓我演奏鋼琴，因為這讓他們覺得自己很有文化，但當我一走下舞台，在他們眼中，我立馬就變成了一個黑人而已。因為這才是他們真正的文化。」在這裏，唐認為自己在現實的美國社會不過是工具性的存在，是經由白人人口口完成的，唐的角色又何嘗不是一種工具性的存在？在今天的美國大眾文化框架裏，「平權」這個議題之所以擁有如此突出的「政治正確」性，又充斥着多少工具性的因素？

我們還可以追問：既然對黑人故事的論述，是經由白人人口口完成的；在黑人遇到危險的時候，都是由白人所拯救的；對種族和解的定義，也以黑人被白人家庭所接受為標誌締造的；而且按照電影情節的設置，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黑人唐走上知名音樂家的道路，除了其自身的教育投資，同時還是一場白人資本的操作，一種白人文化工具性的體現，而他之所以能僱用白人為其開車，由此得以展開一段互相理解、互相教化的旅程，也正是間接地有賴於他在唱片公司的收入——白人資本追捧的結果。那麼，電影中所宣揚的白人与黑人之間的「平等」，究竟是在哪種意義上獲得其有效性的？